

# 日本:痴人说梦的“一亿玉碎”(2) ◆【美】奥利弗·斯通 彼得·库茨尼克

## 日本最终等到的仍是无条件投降

美国政府知道,投降条件的问题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美军在对日发动本土作战之前就成功地破译了日军情报密码,截获了大量有关投降事宜的电报。5月,日本最高战争委员会在东京开会。这个委员会由6人组成,人们称之为“六巨头”,包括首相铃木贯太郎、外相东乡茂德、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他们决定请求苏联出面调停,以从美国手中换取更好的投降条件,并在领土问题上向苏联做出让步以作回报。日本最早的几次与苏联的接触使苏联政府相信日本正在寻求停止战争的方法。这个消息并没有让苏联领导人高兴起来,因为苏联并不想违反对同盟国做过的承诺——在1945年8月对日作战。6月18日,裕仁天皇指示最高战争委员会,他希望日本能尽早重返和平。会议一致通过,同意让苏联作为日本投降的调停人,来维持天皇制度和帝国国体不变。

7月,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给在莫斯科的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发去电报,向他明确传达了指示。7月12日,东乡再次给佐藤发去电报称:“天皇陛下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但如果美国英国坚持我们必须无条件投降,那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将尽全力去维护大日本帝国的生存与荣誉。”第二天,东乡又发来电报:“天皇陛下终日为当下的战事担忧,战事的拖延会给战争双方带来更大的灾难和更多的牺牲,他发自内心地盼望战争能够早日结束。”

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修改投降条件有利于早日结束战争,但杜鲁门还是听取了伯恩斯建议。后者坚持认为,美国民众不会容忍对投降条件做出让步。他告诫杜鲁门,如果他妥协,那他将遭到来自政界的猛烈抨击。

仅仅是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好的政治影响,杜鲁门就向一个已经战败的国家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无论怎么说,这都将受到道义



■ 日本二战战败投降签字

上的谴责。但是,人们依然没有理由认为,杜鲁门要再继续保留天皇付出代价。1945年7月2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华莱士·怀特,向他的参议院议员们发表演说,敦促杜鲁门总统对“无条件投降”作出澄清,以加快日本投降的进程。如果日本忽视或者拒绝总统为投降所做出的让步,怀特说:“我们不会损失更多,也不会有损我们的正义事业。做出这样一个声明只会让我们获益更多。”怀特的同事,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议员霍默,几天之后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表明支持怀特的请求。霍默对记者们说,怀特·豪斯已经收到了日本的投降请求,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得废黜日本的裕仁天皇。“这已经不是我们恨不恨日本人的问题了。我当然恨他们。但是如果我们拒绝了这几个几乎和原来要求差不多的条件,而导致战争再后退两年,那我们又能得到些什么呢?”《华盛顿邮报》6月份刊出了一篇评论文章,谴责“无条件投降”造成了日本民众的普遍恐慌,“这将成为我们结束战争的一道障碍”。

即使除了使用原子弹之外,修改投降条

件也不是加速日本投降的唯一办法。因为除了这些,日本人还担心苏联会对日本宣战。1945年4月初,苏联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两国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这使日本更加担心苏联将会对其宣战。苏日双方都心照不宣。4月1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情报人员预测说:“一旦苏联参战,所有日本人都会意识到失败在劫难逃。”5月,日本最高战争委员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当前,日本正在与美、英做殊死战斗。如果苏联参战,将会给帝国带来致命的一击。”7月6日,联合情报委员会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代表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敌方形势的评估”报告,该报告被列为最高等级秘密。其中有一段对“投降的可能性”作出评估的文字,记录了苏联参战将会对绝望的日本产生的影响:

日本统治集团已经意识到目前军事处境极其恶劣,他们极度渴望寻求一个能有附带条件的投降,但最终他们等到的仍然是不可接受的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目前的基本方针是尽可能拖延战争,尽可能抵抗,从而避免全面溃败,并在和平谈判中捞取更多的谈判



■ 1946年5月3日,日本战犯被押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筹码。我们认为,相当一部分的日本民众已经认为,日军的完全失败已经在所难免。海上封锁带来的影响和战略轰炸造成的深重灾难,已经导致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造成日本大部分重要城市25%~50%不等的建筑物被毁,而且这种情况正在变得更加普遍。苏联对日宣战将最终让日本人相信,日本无力回天,必将完败。尽管少数的日本民众愿意牺牲自己去报效国家,但我们无法确定全体国民是否已经准确地认定,盟军将把九州岛作为登陆作战地点,因此加强了那里的防御。连居民也手持竹制长矛参与备战,准备和日军一起血战到底。

对日本本土作战的“没落行动”正在紧张的准备之中,已经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盟军估计此次行动仍将付出重大伤亡,所以希望美国能对日本作出宽大处理。日本的领导人已经准确地认定,盟军将把九州岛作为登陆作战地点,因此加强了那里的防御。连居民也手持竹制长矛参与备战,准备和日军一起血战到底。  
(摘自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躁动的帝国: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

## 醉金花

薛舒



### 9.真的很有缘分

当年,五朵金花的太外公朱齐德为人真诚、善于经营,移居贵阳之后,生意也是越做越好,朱家从一户外来户,很快发展成为贵阳城里有名的大户人家。晚年的朱齐德夫妇,过着富足丰盈、子孙绕膝的生活。周家五姐妹,自然也是朱齐德的后辈子孙,虽然那是过往三代之前的故事,往事也早已烟消云散,但五姐妹的外婆家亲戚却还记得那段传奇般的故事。当老亲戚们得知五姐妹做起了酒业,顿时醍醐灌顶,恍然大悟,有的说:你们家开酒厂就对头了,你们祖上和酒有缘分。

也有人说:你们的祖上救了酿酒师一命,还把酿酒师送到茅台镇上的华家,那可是积大德的事,所以你们子孙后代得到回报了。还有人说:这是命中注定的,你们家和酒的关系,世世代代都割不断,所以你们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兴旺。最有趣的一种说法是:五个女子做白酒,这就更加对头了,听说你们祖上做白酒时,有一个绝密配方,酿酒的时候要加益母草。这不,你们祖上做白酒,就很适合女人喝,所以现在由你们五姐妹做,不是更合适?

对于老亲戚们的说法,大姐周非心存感激,她们五姐妹既是为自己的祖上做下的善事而觉骄傲,又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欣慰。有关祖上酿酒加益母草的说法,周非也表示认同。益母草有活血、祛淤、调经、消水作用,主治妇女病,益母草还含有多种微量元素,比如硒,有增强免疫细胞活力,缓和动脉粥样硬化之发生,以及提高肌体防御疾病功能体系的作用;比如锰,能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及抑制癌细胞的增生。所以,益母草还能益颜美容,抗衰老。至于她们的白酒酿造过程中,是如何加益母草的?那当然是独家秘方。不过,这倒真是应了老亲戚们的说法,这种对女性有滋养作用的白酒,独此一家,现在由五个女子来做,岂不是相得益彰?

周非说:好像,我们家和酒真的很有缘分,说起来,我中学的班主任王老师,与华家大小姐还是姑嫂关系,那时候王老师经常带

我去她家玩,我就认识了她的哥嫂,时间久了,我和王老师的哥哥、嫂子都成了忘年交。中学毕业后,我还常去他们家玩,现在还有联络。不过那时候,我们谁都不会想到,日后我会做白酒这一行。不久前,我去探望过一次王老师,她哥哥已经去世,我见到了她嫂子,华老太太,她听说我在做酒,很高兴,说,这就叫缘分,说我和她有缘分。这的确有点意思,我觉得很奇妙。所以说,承蒙祖上积下的善德,大概,这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意思吧!

周非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前辈以及老师的感激之情。选择做酱香白酒这一行,虽然并非祖上的嘱托和传承,周家五姐妹与茅台酒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必然,她们进入酒业,也许只是某种机缘巧合,但她们依然感恩于前辈与师长,因为,是他们赋予了五姐妹特有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特质。这种特质,让她们在“醉金花”的品质定位上,更趋于文化艺术气质,而非纯粹物质化的白酒。

酒是一种饮品,酒更是一种文化;酒是一种物质,酒更是一种精神。自从接手茅台镇上的怀源酒厂,周非一头钻入酿酒行业,把一家小小的民营白酒企业,做成酒业中的贵州十强。现在,五朵金花除了拥有茅台镇上的怀源酒厂之外,还在贵阳城郊建起了一座更大的厂区,她们的公司——富鑫酒业集团,就在新厂区驻扎。“醉金花”,也在茅台型酱香酒的世界中,开放得日渐绚丽了。正如老亲戚们的预言所说,周家五姐妹似乎真的与酒有缘,大姐周非首先投入开创“富鑫酒业”,随着产业的发展,她把四个妹妹一个个召回家,姐妹们携手共创一份家族产业,富鑫酒业也因此而越来越扎实、越来越兴旺起来。

贵阳市乌当区火石坡工业园区,有一片偌大的厂区,厂门口矗立着一栋飞檐雕壁、古色古香的三层楼阁,楼阁的门楣上挂着一块大匾,上书“酒道馆”。楼阁门前,有一颗绿叶葱茏的参天古树,据说,那是一棵有着七、八百年树龄的金弹子树。金弹子树正对着厂门另一边的主楼,七层大楼外壁上,是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富鑫酒业”,落款是姜昆。这就是五朵金花在贵阳新建的厂区,这里的主要工作,是酱香酒酿造的七个环节中最后一环——装灌、包装、出厂、入市。至于醉金花的生产基地,不言而喻,依然是在神秘的茅台镇上。

### 3.这是一个创举

在动作方面我已经有了想法,我希望这部电影里我的动作跟大量的玻璃结合起来,后来我的想法在电影里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而这影片也被我的特技同行们称作“玻璃故事”。在这部电影里有很多非常危险的特技镜头。其中有一段讲的是我饰演的警察陈家驹,在某个购物大楼里面经历一番激烈打斗,发现目标就在一楼大堂,而当时他身在几层楼高的地方,为了防止嫌犯跑掉,决定直接跳到一楼追捕目标。这个特技动作需要我从高空跳出,抓住大堂中间挂满圣诞彩灯的立柱滑向地面,穿过一道玻璃结构的隔离物,落在购物中心的大理石地板上。这次的起跳高度是大约30米。这个画面很多人都看过,但你们不了解当时情况有多恐怖。

首先,我们必须要在晚上商场打烊之后才能进行拍摄,晚上的时间本来就有限,我当时又在同时拍摄另外一部戏,洪金宝导演的《龙的heart》,第二天早班还要赶去那边。当天晚上拍完之后,第二天布景就要拆掉,并且在商场开门营业之前清理干净现场。这意味着我没有再试一次的机会,要拍,就要一次成功。

我们的准备工作就花费了大量时间,要先把人家商场里的大吊灯拆下来,换成吊着的三根铁柱,然后要在上面拉钢丝,每一根钢丝都不能炸死,只能用AA胶粘住,否则实拍的时候不可能拉断它们滑下来。粘好钢丝之后要挂糖胶玻璃碎碟、彩灯、电线,最后挂爆破装置。铁柱的下面要再铺600磅(1磅=0.4536千克)的糖胶玻璃,再下面是一个小木屋,里面大概装了一万颗糖果,我从上面跳下来,就靠它接住我。在他们准备的过程中,我在旁边等得睡着了。

在刚拉了两三层钢丝的时候,他们叫醒我,在不太高的位置先试了一次,我跳下来发现钢丝刚断了两根就不断了,我的手原本是要紧握住中间的铁柱,但钢丝不断,手自然就握不住,整个人只好松手掉在地上。就在这个过程中,外面的天已经快要亮了,为了防止光透进来,剧组先是在玻璃屋顶上面喷了黑漆,

结果忽然下雨了,没干的黑漆被雨水冲掉,剧组又马上找来黑布铺上。这根铁柱的主道具还没准备好,同时又不不断有新的问题传来。

灯光组过来跟我说,大哥,用剧组的干电池没办法把整个道具上面的彩灯打亮,我们只能用大厦的普通电源。我说那如果漏电了怎么办?我会被电死的。他们说,我们会有人在插座旁边看着,一旦出现漏电我们就把插座拔掉,把电断掉……道具过来跟我说,大哥,这些钢丝我们必须粘得结实一些,不然会更危险,所以你跳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用力往下拽钢丝,这样才能顺利滑下来……好几部机器的摄影已经在现场准备了很久,尤其在天花板那边还有一个,他已经抱着机器等了两三个小时,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有汗滴下来,还被下面的工作人员抱怨,说上面怎么在滴水……

当时我已经连续很多个早晚班拍戏,觉都不够睡,耳边不断传来这样的信息,这些问题都有隐患,都还没有解决,但都需要我做决定,时间慢慢来不及了,现场几百个人在等,我整个人已经快崩溃得蒙掉了。

这部戏还有一个创举,或许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纪录,为了确保这个动作能够以不同速度和景别被记录下来,现场有15部机器同时拍摄。这就意味着现场会有15个摄影师,二三十个摄影助理,这到今天依然是非常奢侈的。其中有的是高速摄影,也就是说我只需要浪费一点时间,不及时跳下去,底片就会用完。按照剧情,我起跳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平台,它只是很普通的楼梯把手,不仅是圆的,而且是滑的,人只要一站上去,就要立刻跳下来,没有犹豫的时间。这个起跳点离下落的地方还有8尺远,相当于我要在一个6层楼高的点上做立定跳远,跳出去8尺,再从混合着钢丝、彩灯、糖胶玻璃、爆破装置的铁杆滑下去。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望着下面几百个工作人员和临时演员,我的两位女主角张曼玉和林青霞,他们都在下面看着我,我跟自己说,你可以的!一个成家班的人上来说,大哥,准备好了。我跟他讲,一会儿只要我在上面一晃头,这就是暗号,你们就开机。

## 还没长大就老了

成龙 朱墨

